

全译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SHIJI WENXUE MINGZHU DIANCANG

QUANYIYIJIJUBEN

美丽与哀愁·蒲公英

Beauty and Sadness·Dandelion

那时只不过还是一个女学生的音子，当然也没有当画家的打算。
只是茶园景色似乎蕴含着一种与大树被迫分离的悲哀。东海道线有山，有海，还有湖泊，
云彩有时也染上感伤的色彩，为什么那并不显眼的茶园却打动了音子的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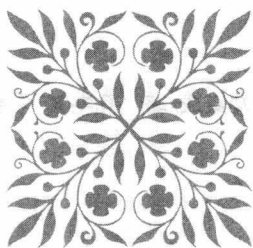


[日] 川端康成 著
孔宪科 朱春育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美丽与哀愁·蒲公英



Beauty and Sadness · Dandelion

[日]川端康成 著

孔宪科 朱春育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与哀愁·蒲公英 / (日)川端康成 著 孔宪科 朱春育 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354-6174-2

I.美… II.①川…②孔…③朱… III.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8196号

责任编辑:孙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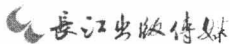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陈琪

美术编辑: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4页

版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9千字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美丽与哀愁

除夕的钟声	2
早春	17
圆月祭	36
梅雨天	50
置石——枯山水	62
火中的莲花	76
千丝之发	96
苦夏	119
湖水	133

蒲公英

蒲公英	160
-----------	-----

美丽与哀愁

这，是李商隐的诗，原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美丽与哀愁

这，是李商隐的诗，原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是李商隐的诗，原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是李商隐的诗，原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除夕的钟声

在东海道线“鸽”号特快列车的瞭望车厢里，车窗下并排五把转椅，其中外端的一把随着列车的晃动而静静地自动旋转。大木英雄见到了，久久地注视着。大木在这里坐着的低矮的扶手椅是固定的，当然不能转动。

瞭望车厢里只有大木一人。大木深深靠在扶手椅上，望着那把旋转的转椅。那把转椅并不是按一定的方向和一定的速度旋转，而是时快时慢，时而停转，有时还反转。大木在车厢里独自一人望着一把转椅自动旋转，诱发起大木心中的寂寞，引发起种种遐思。

这一天是年末的二十九日。大木到京都去听除夕的钟声。

大木在除夕之夜用收音机听除夕钟声的习惯已经连续几年了呢？这一节目是几年前开办的呢？自从这一节目开办以来，不是每次都听吗？日本各地的古寺名钟鸣响时，还配以播音员的解说。在这一节目里，播音员的播音由于辞旧迎新而带有华美兼咏叹的声调。那节奏缓慢的古寺钟声的余韵，让人感到时光的流逝，古老日本的空寂苍凉。北国寺院的钟声鸣响之后，便是九州钟声，而每年除夕都是以京都各寺院的钟声结束。京都寺院很多，有时收音机会收到若干寺院钟声的交相鸣响。

在播放除夕钟声的时候，妻子、女儿或在厨房操办年夜饭，或整理物品，或选配和服，或插花，仍在不停地劳作，而大木却总是坐在茶室里收听收音机的。随着除夕的钟声，大木不由回顾过去的一年。他感慨横生。其感慨因年而异，有时激奋，有时凄苦，有时陷入悔恨和悲伤之中。即使有时厌烦播音员感伤的语言和声音，

但钟声却震撼着大木的心。而且，他早就有一种心愿：何时能够通过收音机，而是在岁暮的京都直接听一听各古老寺院的除夕钟声。就是在一年的岁暮，他忽然打定主意，前往京都。他还涌动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心思，要去见住在京都阔别多年的上野音子，并同她一起聆听除夕的钟声。音子移居京都以后，与大木几乎断绝音讯，只知道她似乎作为日本画家目前已自成一家，至今仍过着独身生活。

由于前往京都是突然生起的念头，而且大木也不是事先定好日期、买好“特快”车票那种性格的人，所以他没有快车票，便在横滨站搭乘了“鸽”号瞭望车厢。他想，临近岁暮，东海道线也许很拥挤，但乘坐瞭望车厢，老勤杂工是熟人，也许能想法给找个坐位吧。

“鸽”号午后从东京、横滨发车，傍晚到达京都，从大阪、京都返回也是午后发车，爱睡早觉的大木感到舒服，所以往返京都总是乘坐“鸽”号。二等车(分为一等、二等、三等的二等车)的列车员小姐们一般都认识大木。

一上车，没想到二等车很空。年末的二十九日也许乘客还不多，三十日、三十一日大概要拥挤了吧。大木望着那一把旋转的转椅，不由陷入关于“命运”的深深思考。这时，老勤杂工给大木送来了煎茶。

“就我一个人？”大木说。

“噢，有五六位。”

“元旦车挤吗？”

“不挤，元旦车很空。您元旦回来吗？”

“是的。元旦不回来的话……”

“我给您联系好，元旦我不执勤……”

“拜托了。”

老勤杂工走后，大木环视四周，见车厢尽头的扶手椅的下面放着两个白色皮革的提包。那是稍稍有些薄的四方型新式提包。白色的皮革衬以斑驳的淡茶色，是日本所罕见的上等品。椅子的上面

还放着一个豹皮大型女用手提包。这些东西的主人大概是美国人吧。他们好像是到餐车去了。

窗外温暖浓重的烟霭中，杂木林向后流逝。烟霭上空遥远的白云中透出微光。那光好像是从地面照射上去似的。但是，随着列车的奔驰，天晴了起来。车窗的阳光投射到地板深处。列车从松山脚下奔驰，地上落满了松针。一丛竹叶黄了。闪光的波浪拍击着黑色的岬角。

从餐车回来的两对美国中年夫妇，当车过沼津见到富士山时，便站在窗前频频拍照。然而过了一会儿，当富士山完全显现在原野上的时候，他们好像拍累了似的，反而把身子转了回来。

冬天昼短，大木目送着一条浓重的银灰色的河流，抬起头，正与落日相对。少顷，从黑云的弓形罅隙里冷冷地透出白色的余辉，许久没有消逝。在早已亮灯的车厢里，不知什么力的作用，转椅一齐转了半圈。但是，一直不停转动的，仍然仅仅是外端的那把转椅。

大木一到京都，就去了京都饭店。大木想，音子也许会来饭店的，所以希望住一个安静些的房间。电梯似乎已经到了六七层，但这个饭店是依傍东山的陡坡建起来的，因而沿着长长的走廊往里走，走到尽头还是一楼。走廊旁边的各个房间相当安静，大概都没有住人吧。但是，到了十点多钟，两侧的房间突然喧嚣起外国人的声音。大木问了一下值班的男仆。

“是两家，两家共计十二个孩子。”男仆回答道。十二个孩子不仅在房间大声说话，而且在两家的房间窜来窜去，在走廊乱跑乱跳。明明空着许多房间，可为什么把大木的房间夹在中间，让这么吵闹的客人住在两侧呢？但是大木想，都是些孩子，过一会儿就会睡的。可这些孩子也许是由于外出旅行而兴奋的缘故吧，总也静不下来。尤其是孩子在走廊乱跑的脚步声更为刺耳。大木从床上起来了。

这时，两侧房间的外国话的喧闹反而使大木感到孤独。“鸽”号瞭望车厢中那把独自旋转的转椅又浮现脑际，大木感到孤独在自己心中无声地旋转。

大木在重新考虑，为了听除夕的钟声和与上野音子相见而来到京都，然而见音子和听钟声，到底哪个是主要目的，哪个是顺便的呢？能听到除夕的钟声是确定无疑的，但能否见到音子却有些茫然。那确定无疑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口实，而那茫然的東西不正是心底深处的愿望吗？大木是打算和音子一起聆听除夕的钟声而来京都的。临来时，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大木和音子之间已经长年隔绝。尽管现在音子似乎仍过着独身生活，但能否肯与昔日的情人相会，能否被约出来，这对大木来说的确是不得而知的。

“不，她现在……”大木嘟哝了一句，但“她”有了怎样的变化，大木对她的现在并不了然。

音子该是借住寺院的配院，同女弟子一起生活的。大木在一家美术杂志见过照片，那个配院并不是只有一、两间屋子，而是很像一户人家，用作画室的房间似乎也很宽敞。院落也很幽雅。这幅照片，虽然是音子正在执笔作画的姿势，略低着头，但是从额头到鼻梁完全看得出的确是她。她并未因中年而发福，显得文雅而端庄。这幅照片使大木展望未来比回忆过去所受到的谴责更为强烈——正是自己从这位女性的生涯中夺走了其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权利。当然，在见到这本杂志的人们中，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大木一人而已。与音子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们，只是把音子看作是一位移居京都的具有京都风韵的美貌女画家罢了。

二十九日夜里就这样吧。大木打算在第二天三十日给音子打个电话，或者到音子家中拜访。但是，早上被外国孩子吵醒起床后，又有些胆怯而犹豫不定。还是先寄一封快信吧。他坐在桌前，但一开头便又不知如何下笔才好。大木看着房间备置的便笺仍是一张白纸，又想，也可以不见音子，自己一个人听过除夕的钟声后便回去。

大木很早就被两侧房间的孩子吵醒，但当那两家外国人走后，便又重新入睡了。起床时，已经将近十一点了。

大木慢慢扎着领带，想起音子说“我给您扎，让我扎……”的

情景。——这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被剥夺了纯洁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大木什么也没有说。他没有要说的话。他无言地把她那柔软的身体抱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从他的怀里抽身出来，首先打扮好的是音子。音子抬头凝视着站起身来、正要穿衬衣、扎领带的大木。她虽然没有流出泪水，但却泪眼滢滢。大木避开了她的目光。刚才接吻时，大木也是用嘴唇贴在她睁着的眼睛上，让她闭上眼睛的。

音子的那句“我给您扎领带”的声音充满少女的甜美。大木顿时放心了。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与其说，这是音子对大木信赖的表示，不如说也许是为了逃离现实的自己。她扎领带的动作很温柔，但是似乎并没有扎好。

“会扎吗？”大木说。

“我想会的。见我爸爸扎过。”

——她的父亲在音子十二岁时便故去了。

大木在椅子上坐下来，把音子抱在膝盖上，自己也抬起下巴，以便好扎些。音子微微挺起胸，扎了又解开，反复扎了两三次。

“喂，小宝贝，扎好了。这样可以吧。”音子从膝盖上下来，用手指搭在大木的右肩上，看着领带。大木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领带扎得很漂亮。大木用手心胡乱搓着微泛油腻的脸。他不忍看占有了少女之后的自己的脸。少女向镜子这边走来。那新鲜而可爱的美刺激了大木。大木为这现实中所不可能有的美而吃了一惊。大木一回头，少女一只手搭在大木的肩头，说了一句“我喜欢你”，便把脸轻轻地贴在大木的胸口。

十六岁的少女把三十一岁的男子称为“小宝贝”，大木感到不可思议。

——从那以后过去了二十四年。大木已经五十五岁。音子也该是四十岁了。

大木洗了澡，打开房间里的收音机。收音机告知今天早上京都结有薄冰。天气预报说今冬是一个暖冬，新年的天气也很暖和。

大木在房间里只用了一点烤面包和咖啡，便乘车出去了。今

天，难以下定拜访音子的决心，又没有明确的去处，便决定到岚山去看看。向车外望去，从北山到西山那连绵的小山，在日光的照射下半明半暗，显现出山体幽雅的圆弧形，让人感到京都冬天的冷寂。山上日光暗淡，好像已近黄昏。大木在渡月桥前下了车，没有过桥，在河岸边踏上去龟山公园的山麓。

从春到秋观光的人群熙熙攘攘的岚山，到了年末三十日，也已不见人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岚山呈现出本来的沉寂。潭水碧绿澄澈。卡车在河滩装载木筏上的木材的声音传向远方。从河流的这一侧人们所见到的也许是岚山的正面吧，但现在却笼罩在阴影中。山体向河流上游倾斜，日光只从山脊间照射过来。

大木打算在岚山一人安静地用午餐。以前来过的餐馆有两家。但是，距渡月桥较近的一家锁门休息。在年末三十日，不会有什么客人特意到寂静的岚山来的吧。河上游那个老字号的小馆也休息吧？大木边想边慢慢向前走去。他并不是非在岚山用餐不可。登上古老的石阶，一个矮小的女人说家里人都到京都去了。

“都外出了……”矮小的女人谢绝说。竹笋季节，在这家餐馆吃加干松鱼煮的大圆片竹笋是在几年前呢？大木走下河岸，见到一个老婆婆在通往邻近的一家餐馆的平缓的石阶路上扫着枫树的落叶。老婆婆说这家餐馆大概正在营业。大木走到老婆婆身边，说：“真安静啊。”

“连对岸人们的说话声都听得很清楚呢。”

那餐馆掩映在山腰树丛中，厚厚的茅草屋顶潮湿而陈旧，正门有些阴暗。正门也不像什么正式的门，门前长满竹丛。茅草屋顶的对面高高挺立着四五棵苍翠的红松。大木被让进屋里，屋里好像没有客人。玻璃拉窗的前面，珊瑚树结着红色的果实。大木发现了一朵不适时开放的杜鹃花。珊瑚树和翠竹、红松遮住了河流，但是从叶缝中透出的潭水碧玉翡翠般清澈而沉静。岚山一带也像潭水一样沉静。

大木两肘支在炭火很旺的熏炉上。外面传来小鸟的鸣啼。卡车装木材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火车也许在出入隧道吧，山后的汽

笛鸣响在山间,留下悲哀的余韵。大木回想起初生婴儿的微弱啼哭声——十七岁的音子怀孕八个月早产了大木的孩子,是一个女孩儿。

“婴儿已经无救,没有被送到音子身边。婴儿死时,医生说:

“还是让产妇稍稍安静一会儿,再告诉她吧。”

音子的母亲说:

“大木先生,你去告诉她吧。我女儿还是一个孩子,却生了孩子,实在可怜。我去说肯定会先哭出来的。”

音子的母亲对大木的愤怒和憎恨,由于女儿分娩而暂时压抑着。尽管大木是一个有妻子和儿女的男人,但由于音子生了那个孩子,作为一个独生女儿的寡母也许已经失去了对这个男人继续责备和怨恨的力量了吧。比刚强的音子还要刚强的母亲好像突然软了下来。瞒着外人生孩子,以及生下的孩子如何处理,母亲不是都必须依靠大木吗?而且,因妊娠而烦躁的音子以死相威胁,不让母亲对大木恶语相加。

大木回到病房,音子转过产妇那种平稳而安静的清澈的目光,瞬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沿着眼角流下来,滴落到枕头上。大木想,她可能已经知道了。音子泪流不止。两三股泪水往下流淌,有一股就要流入耳穴时,大木急忙要去擦拭。音子一把抓住大木的手,开始哽咽起来,接着便放声大哭。

“死了吗?我的孩子,死了!死了!”

她撕肝裂肺地哭喊着,泪水里似乎夹杂着血丝。大木压住音子的胸脯,把她紧紧地抱住。少女小而鼓胀的乳房触到了大木的手臂。

母亲似乎在门外看出什么动静,便走进屋来。

“音子,音子!”母亲叫道。

大木没有理会音子的母亲,仍紧紧抱着音子。

“难受。放开……”音子说。

“能安静?不动?”

“安静。”

大木放开手，音子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泪水再次从眼里流出。

“妈妈，是烧掉吧？”

“……”

“婴儿也是……？”

“……”

“我出生的时候头发是黑黑的，是妈妈对我说的吧。”

“是的，黑黑的。”

“这个婴儿的头发也长得黑黑的吗？妈妈，您能不能给我剪一小缕婴儿的头发留起来？”

“那，音子……”母亲有些为难，但又顺口说道，“音子，很快又会有有的。”说完，又像要把这句话咽回去似的，痛苦地转过脸去。

母亲，甚至连大木难道不是也暗中不希望那个孩子出世吗？音子是被送到东京近郊简陋的妇产医院分娩的。如果在好医院想尽一切办法的话，那孩子也许有救。大木想到这里，感到很伤心。是大木一个人把音子送到妇产医院的。音子的母亲一直没有来。医生五十岁左右，有一副酒精烧红的脸。年轻的女护士用责怪的目光看了一眼大木。音子穿着朱红色的线绸套服，肩皱的缝线都忘了拆下来。

——头发黑黑的不足月的婴儿的面影，在二十三年的岚山清晰地浮现在大木眼前，那面影又似乎隐藏在冬天的树丛里，沉没在蓝色的潭水中。大木拍手招呼女招待。大木知道，今天没有迎接客人的准备，所以准备饭菜需要很长时间。来到客厅的女招待好像趁着有闲空儿，换了热茶以后也坐了下来。

在随心所欲的闲谈中，女招待讲了一个男人被狐狸迷住的故事。天刚亮时，有人发现那个男人一边哗哗地蹚着河走，一连喊叫：

“要淹死了，救命啊！要淹死了，救命啊！”

渡月桥的下面，那一带水很浅，是很容易上岸的，可他却在河里转开了。他被救上来以后，说他头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像夜游症似的在山上转悠，不知不觉就下到河里去了。

女招待听见厨房呼唤，站了起来。首先端上来鲫鱼。大木慢慢地喝了一点酒。

大木临走时，又看了一下苫着厚厚茅草的房顶。那行将朽烂的长满青苔的房顶，大木感到别有一番雅趣。

“在树下面部也不干哪。”老板娘说。说是重苫房顶还不到十年，八年光景就这样了。白色的半月挂在那座茅屋左侧的天空。三点半了。大木走下河岸，看到翠鸟紧贴水面滑飞。翠鸟羽翼的颜色清晰可见。

大木在渡月桥边拦了一辆车，打算到仇野去一趟。在冬日将近黄昏之时，那祭祀无主亡灵的地藏王及塔群，能让人体味人生无常的感受吧。但是，当看到祇王寺门口阴暗的竹林，又让车返了回来。他要顺便到苔寺，然后回饭店。苔寺的庭院里，有一对好像是新婚旅行的人。干枯的松针落满青苔，水池中的树影随着脚步而摇动。大木迎着暗红色的夕阳照射的东山回到饭店。

他在浴室把身子洗暖和以后，在电话簿上找到了上野音子的电话号码。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大概是女弟子吧，但随即就由音子来接了。

“喂——”

“我是大木。”

“……”

“我是大木，大木年雄。”

“啊——好久不见了。”音子带着京都腔调说。

大木不知从何说起，便去繁就简，就像这电话是突然打去的那样，以不使对方拘泥的口吻径直说道：

“我来这儿，是想听京都除夕钟声的。”

“除夕钟声？……”

“能和我一起听吗？”

“……”

“能和我一起听吧？”

“……”

电话长时间没有回答。音子一定很惊讶,不知如何是好吧?

“喂喂,喂喂……”大木呼唤着。

“就你一个人?”

“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啊!”

音子又沉默不语了。

“听了除夕钟声,元旦早晨我就回去。我是想和你一起听过年的钟声才来的。我也年纪不小了。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吧。如果不用来听除夕的钟声这个机会,很难开口说想见你,年月太长了呀。”

“……”

“明天我去接你好吗?”

“不,”音子忙说,“还是我去接你吧。八点……有点早吧,九点多钟你在饭店等我。我先找个地方订好座位。”

大木原想和音子一起慢慢地吃晚饭的,但九点已经是晚饭晚了。尽管如此,音子毕竟还是答应了。遥远记忆中的音子的面容,十分清晰地出现在大木的眼前。

第二天,从早晨到晚上九点,独自一人待在饭店,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一想到是年末三十一日,更让人感到时间的漫长。大木无所事事。京都虽然有几个熟人,但是一则是过年,再则晚上还要和音子听钟声,所以谁也不想见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来了。有着诱人的京都风味的餐馆并不少,但还是随便在饭店用了晚餐。大木这一年年末的一天充满了对音子的回忆。随着同一场面反复地浮现,其情景愈加鲜明。此时此地,二十几年前的事甚至比昨天的事更为鲜明。

大木没有走到窗前,看不见饭店下面的道路,但从窗口能够望见京都街市屋顶那边的西山。西山也很近。与东京相比,就都显得小而幽雅。西山上空染上一层金色的透明的浮云,眼见着变成冷灰色,黄昏降临了。

所谓回忆是什么呢?这记得清清楚楚的过去是什么呢?音子随母亲移居京都时,大木以为和音子从此分离了。虽然这是无可置

疑的事实，但果然是真的分离了吗？不正是大木打乱了音子的一生，让她失去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权利吗？大木难以解脱心中的痛苦，但是独身没有结婚的音子在漫长的岁月中对大木是怎样想的呢？大木记忆中的音子是独一无二的性情刚烈的女人。而且，至今对音子的回忆还如此鲜明，这难道不是音子并未与大木分离吗？大木虽然生在东京，但是日暮夜灯下京都街市却有故乡的感觉。这不仅因为京都是日本的故乡，而且因为音子住在这里。大木静不下心来。他洗了洗澡，从内衣到衬衣、领带都换了，便在房间踱步，又到镜前重新看了看自己。他等待着音子。

“上野先生来接您了。”前门值班人打来电话时，已经九点二十多了。

“我马上下去，请她在前厅等我。”大木回过话后，又自语道，“还是请她到房间来为好。”

在宽阔的前厅没有见到音子。一位年轻的小姐向大木走过来。

“您是大木先生吗？”

“是的”。

“受上野先生的差遣，前来接您。”

“噢？”大木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那多谢了……”

大木一心以为音子会来的，所以此时有被抛弃的感觉，几乎是整整一天对音子形象鲜明的回忆也似乎忽然模糊了起来。

坐上这位小姐让等在外面的车，大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问道：

“你，是上野先生的弟子吗？”

“是的。”

“是和上野先生两个人在一起吗？”

“是的。还有一个帮忙的阿姨。”

“你家是京都吗？”

“我，家在东京，因为仰慕上野先生的作品，便主动前来投奔，承蒙不弃，就留在这里了。”

大木回头看了看这位小姐，从在饭店叫他的时候起，大木便惊

美于小姐的美丽。从侧面看，细长的脖颈配以美丽的耳朵，从正面看，其面容艳丽得简直令人目眩，而其言辞又是那样的文静。她在大木身边显然很拘谨。这位小姐知不知道大木和音子之间的事呢？自己和音子之间有那段往事的时候，这位小姐还没出生呢。大木想着，突如其来地问道：

“你平日总穿和服吗？”

“不。在家总活动，一般穿便服，很随便的。听了钟声就到元旦了，这才请先生让我穿上新年的和服。”小姐稍微轻松地说。看来这位小姐不仅来饭店接自己，而且还要一起听除夕的钟声。大木这才明白，音子是要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车向圆山公园深处知恩院的方向行驶上去。在古式的出租客厅里，除音子外，还来了两位舞姬。这也是大木所完全没有料到的。音子把膝盖埋在被炉里，两位舞姬在火盆两侧相对而坐。女弟子在门口跪下向音子施礼说：

“我回来了。”

“好久不见了。”音子把膝盖从被炉里撤出来，对大木说，“我想知道恩院的钟好些，就选在这里了。今天这里也休息，本该不能接待……”

“多谢了。给你添麻烦了。”大木只能这么说。除女弟子外还有舞姬。大木既不能从话语中透露和音子的往事，也不能从表情上流露出来。音子昨天接到大木的电话后，恐怕既为难又警惕，才想到连舞姬也叫来了吧。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其中是否蕴含着音子对大木的一番用意呢？当大木进入客厅，和音子见面的一刹那，便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在那相见的第二眼里，大木也感到自己至今仍在音子的心中。旁边的人可能没有觉察到吧？不，女弟子一直在音子身边生活，而舞姬们虽然是少女，但却是风尘女子，也许都有所觉察。当然，谁都装作若无其事。

音子安排了大木的座位后，对女弟子说：“坂见坐在这儿。”音子让她坐在被炉旁与大木相对的位置，似乎也是为使自己避开那里。音子从侧面靠近被炉。两位舞姬在音子的身边。